

加價必殺技

雲家洛

今時今日，商品加價很有技巧，神不知鬼不覺之間，消費者就多付了錢。一向有嚴重鼻敏感的我，長年只用一個品牌的紙巾，白色無味不會刺激鼻子，一包有十張。這天突然發現，價錢一樣，但每一包只剩九張紙巾，變相加價一成。

如何在消費者無知情況下加價或多買商品，是市場學的必殺技。早年的一大成功案例，是牙膏。當年牙膏生產商在困境，如何在短時間內促銷，增加營業額？苦思之下想到妙計：什麼都不做，只需把牙膏的開口造得闊一點，直徑加大一點，用家習慣用同樣力度擠牙膏，結果每次都擠多了。牙膏消耗快，自然買得多，結果牙膏營業額一兩年內大增。

有沒有發現，現在每個牙膏生產商都有樣學樣，你家裡的一牙膏，打開封蓋，猶如一個血盆大口，錯手大力一擠，每次都會擠出很多牙膏。洞悉了牙膏之蠱惑，你還可以每次輕力一點擠，省着用。不過連鎖快餐店的訂價策略，則故意令人難以精打細算。

以往的漢堡包、雞塊等食品，訂價均是整數或五毛錢作尾數，現在的快餐，每個包價錢不同，如十四塊八毫、十五塊三毫，不規則的價錢，讓消費者記不住，又有套餐、又有散賣，再加上不定時的個別食品優惠價，價錢牌亂糟糟，誰也不肯定原來訂價是多少。這時候，無聲無息地加價，消費者也難以察覺了。

莫錢佬教仔，送上門的財利也可以使人變得不是人。貪字貪念如惡種，長成大樹，也會繁衍成林。絕對碰不得。

生命特寫 雅俗坊

文字緣

阿濃

趁回港之便，與一間出版社的編輯部、市場部女士們會面，在我記憶中這間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都是女士。這次包括一位首次見面的新編輯也是女士。

新編輯小姐還在熟悉業務階段，首先閱讀以前的出版物，包括阿濃的著作，居然被她找到三兩個錯處。我曾在電郵上稱讚她文字功底頗佳。她告訴我讀中學時是我的讀者，曾經用我的書寫讀書報告。看過我寫的一篇文章，說收到讀者來信備案，於是她寫信試我。我問：「收到回信嗎？」她說：「很快收到，字寫得很靚。」我問「信上談什麼？」她說：「我問『過癮』這個詞是否粗俗？」我問她可記得我怎樣回答？她說：「你認為這詞本不粗俗，但在香港口語中卻有不雅的味道，女孩子還是不用為佳。」

見面後她寫了長長的電郵來，細說文字對她人生的影響，因此她視編輯工作為一種極有意義的工作。我回郵說很開心我們能再續文字緣。我相信她在工作崗位上會學習到許多有用的東西。但工作的忙碌和待遇的苦若長期來說會對信念的挑戰，要有心理準備，並且找到精神出路。我的建議是既編且寫，做編輯亦做作家，許多文學前輩都是如此身兼兩職的。

上世紀七〇年代，一位美國學者伊斯特林提出財富與快樂對比的理論。後來成為著名的「伊斯特林矛盾」。

這理論是說：財富增加，快樂也增加；但財富增加到某一點時，財富再增加，快樂反而減少。這是矛盾現象，是心理學上的一種快樂遞減原理。債多了不怨，錢多了不樂。由窮轉富，初期覺得很幸福，到了暴富階段，一切初初因感恩而理所當然，並歸功於自己，初期因感恩而理所當然，並歸功於自己，初期因感恩而理所當然，並歸功於自己。

於是，一齊陷入在莫名其妙的痛苦中。都不知錯在哪裡？著名龐氏騙局精明的大騙子馬多夫，他懂嗎？他那自殺的兒子懂嗎？狡詐的陳水扁懂嗎？他兒子懂嗎？陳水扁的名句：阿扁錯了嗎？

當財利貪慾蒙蔽人心，再聰明的人，都會跌入陷阱，不能自拔，並且至死不知問出在哪裡。答案原來那麼簡單：因為賺得太多了，遠遠的超越限度。

如果慾望如肚腹，那就好了。肚腹飽了就會停止，但貪慾有如無底洞，葬送多少人的生命。不要埋怨上天沒有編派你當第一首富，想呼風喚雨，但這場風雨也會把你吹倒。老天不想你浪擲生命。E世代的人更聰明，也更貪心，這是世紀絕症。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

莫錢佬教仔，送上門的財利也可以使人變得不是人。貪字貪念如惡種，長成大樹，也會繁衍成林。絕對碰不得。

回家的路 而

「死亡」是個敏感題目，不少人能避則避，更不願面對。但有一些人視死如歸。有宗教信徒，或視作投胎轉世，對「死」便有了另一層思想。不少人也只把「死亡」視為必然和自然。把「死」視作「回家」。這條回家的路很長，一個人的生其實都是在這條路上行走。走盡了，終點就是「家」。這種描述就多了些明亮和豁達。

十月份到北京時曾給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周偉老師家打過電話，想去看他。她兒子接電話說她已病危，探視不便，作罷了。近日收到她兒子的電話，說周老師已在十一月底過世。幾年前她得惡疾，便明白她走上了回家的路的最後一程，但收到電話時還是不免難過。

在電影學院進修讀書期間，周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了。她的認真，她的關心愛護，出了名的。她的認真，她的嚴厲，她的執著，現在還歷歷在目。當我在同學中算是管點事的，為爭取我們學生的一點什麼利益。周老師領著我去找學院的領導。她氣嚴厲地對那位領導說，事情要是不解決，「我跟你沒完」。那一句話的執拗，叫一位老電影教育工作者怎麼能叫一位老電影教育者周老師得是肺病，從二〇〇二年到二〇一〇年，這條路她走了八年才回到家。她享年九十四歲，高壽，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該辦的是個喜喪。

張家瑋寫影評只寫欣賞的，從獨特的角度，有時甚至細到陳述觀感。好幾次讀完他的影評，我都興起再看他那那部片的念頭。對於不喜歡他的電影，即使有很好的見解，他也不肯寫。他就是開了口說捧場話，頗有點不氣。有一次他向我大力推薦一部電影，我們一起去看了。看了十分鐘，我不得不說：「這電影，我沒看完，我仍一頭霧水。我想了想，他請教，他對我道：『弄錯了，這是個很糟糕，不能看的片子！』大概有所偏執，就必定有所糊塗吧。

他雖然在大學教授電影，卻自學世界史，從而開闊了視野，加深了思路。對於他探討分析電影有很大的助益和補充。張藝謀的《英雄》上演後頗多爭議，他則很肯定這部片子，寫了評論，英文的發表在《電影季刊》(三三學刊)。《電影季刊》是此地一份頗具學術權威的刊物。

現在除了攝影，他執著於兩樣嗜好：書法和在攝影。揮動筆墨，讓他感到愉快，沉浸在書法包藏的無窮韻味，詩意遐想和哲理沉思之中。攝影帶給她美好的夢境，與煩惱、憤怒、怨恨、貪煩、憤了距離。他說，在與世界疏遠的狀態裡，才能永遠保持對它的善意、真誠和關懷。

辛笛卷 舒非

辛笛的詩對香港詩壇頗有影響，這大概連詩人自己也沒有想到吧。我記得在文章中也寫到辛笛的，我記得有也斯、小思、許定銘、還有欄友、活味道、容易讀，有現代味：「從你口角的煙裡/你說草地上不止是藍天是青的/你說雪地上不止是白雪是青的/你說梅花/驚走了誰的影子/春光永晝」。這首詩是寫給梵高的。

王聖思女士也寫文章。上次見面，我也寫文章告訴她，劉紹銘教授問過我，王聖思是誰，因為讀了一篇她寫的文章，印象甚佳。

報紙回憶 黃子程

《李雪嵐回憶錄》面世，到書局購買，才發覺近日是出版回憶錄一類書的熱潮季。吾友古蒼君接受小思、志琴的訪問，書成《雙程路》，也是另一種回憶錄。回憶，為過去的日子留點記錄，但似乎留下的，該是為社會、為人，而不是為己。

忽然想到，香港的中文報紙，走到今天，也該是時候有人來做點留存記憶的工作吧。手頭上有今期的《明報月刊》，裡面正好有一篇這類型的文章，也虧作者容若能夠作一個這般簡約的回憶，寥寥數千字，當然不足以記述香港中文報紙發展的歷史，更何況裡面有不少歷史悠久的報業與衰史，要寫，肯定是龐大的工程。不過，以容若這篇長文為基本，寫香港中文報紙的滄桑，應該可以做得到。誰最有資格回憶中文報，也回憶自己投身在報紙的日子、寫出工作生活的實情？

至少，容若在《明月》的文章，已引發了不少朋友的興味，報業前輩們，這類回憶，似乎是貴無旁貸了吧？如果每位行家都想念到報紙的光輝歲月，則這個回憶工程，一定可以做得完美。容若、韓中旋……對了，我們還要請出誰？如果還不邀請他們，他日中文報章的回憶，就肯定模糊不清了。

夢境中的他

王 渝

張家瑋寫影評只寫欣賞的，從獨特的角度，有時甚至細到陳述觀感。好幾次讀完他的影評，我都興起再看他那那部片的念頭。對於不喜歡他的電影，即使有很好的見解，他也不肯寫。他就是開了口說捧場話，頗有點不氣。有一次他向我大力推薦一部電影，我們一起去看了。看了十分鐘，我不得不說：「這電影，我沒看完，我仍一頭霧水。我想了想，他請教，他對我道：『弄錯了，這是個很糟糕，不能看的片子！』大概有所偏執，就必定有所糊塗吧。

他雖然在大學教授電影，卻自學世界史，從而開闊了視野，加深了思路。對於他探討分析電影有很大的助益和補充。張藝謀的《英雄》上演後頗多爭議，他則很肯定這部片子，寫了評論，英文的發表在《電影季刊》(三三學刊)。《電影季刊》是此地一份頗具學術權威的刊物。

現在除了攝影，他執著於兩樣嗜好：書法和在攝影。揮動筆墨，讓他感到愉快，沉浸在書法包藏的無窮韻味，詩意遐想和哲理沉思之中。攝影帶給她美好的夢境，與煩惱、憤怒、怨恨、貪煩、憤了距離。他說，在與世界疏遠的狀態裡，才能永遠保持對它的善意、真誠和關懷。

辛笛卷 舒非

辛笛的詩對香港詩壇頗有影響，這大概連詩人自己也沒有想到吧。我記得在文章中也寫到辛笛的，我記得有也斯、小思、許定銘、還有欄友、活味道、容易讀，有現代味：「從你口角的煙裡/你說草地上不止是藍天是青的/你說雪地上不止是白雪是青的/你說梅花/驚走了誰的影子/春光永晝」。這首詩是寫給梵高的。

王聖思女士也寫文章。上次見面，我也寫文章告訴她，劉紹銘教授問過我，王聖思是誰，因為讀了一篇她寫的文章，印象甚佳。

報紙回憶 黃子程

《李雪嵐回憶錄》面世，到書局購買，才發覺近日是出版回憶錄一類書的熱潮季。吾友古蒼君接受小思、志琴的訪問，書成《雙程路》，也是另一種回憶錄。回憶，為過去的日子留點記錄，但似乎留下的，該是為社會、為人，而不是為己。

忽然想到，香港的中文報紙，走到今天，也該是時候有人來做點留存記憶的工作吧。手頭上有今期的《明報月刊》，裡面正好有一篇這類型的文章，也虧作者容若能夠作一個這般簡約的回憶，寥寥數千字，當然不足以記述香港中文報紙發展的歷史，更何況裡面有不少歷史悠久的報業與衰史，要寫，肯定是龐大的工程。不過，以容若這篇長文為基本，寫香港中文報紙的滄桑，應該可以做得到。誰最有資格回憶中文報，也回憶自己投身在報紙的日子、寫出工作生活的實情？

至少，容若在《明月》的文章，已引發了不少朋友的興味，報業前輩們，這類回憶，似乎是貴無旁貸了吧？如果每位行家都想念到報紙的光輝歲月，則這個回憶工程，一定可以做得完美。容若、韓中旋……對了，我們還要請出誰？如果還不邀請他們，他日中文報章的回憶，就肯定模糊不清了。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1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提示性公告

SBC 駿業 創業·守業·好幫手 一站式商務中心

工傷保險 僱主須為其兼職事務助理 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 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申請酒牌啓事 泰城美食

申請酒牌啓事 森奈兒

申請酒牌啓事 Bisous

保護林木 防止山火